

摧毁一个家长有多简单？

我妈带我去跳河自杀那年，我刚满十一岁。

她不会游泳，一落进水里，她便开始呛水、下沉，几乎立刻就濒临淹死。

可即便是如此恐惧慌乱的时刻，她也还是没有忘记要死死抓住我的脖子。

她生怕一松开手，我便有了逃生的机会。

都已经死到临头了，她还是要拉我做垫背，她从来都是这样做妈妈的。

我用尽全力地挣扎，终于掰开了她渐渐失去力气的手。

她那张被河水呛得扭曲如恶鬼般的脸，只一瞬间便消失在了水面之下。

我一边疯狂扑腾，一边大声呼救。

那个男人就是在这时冲进河中，将我救了起来。

我昏昏沉沉地被他带回岸上，这才看清楚他的脸。

他竟是前几天来找过我们的那个警察。

本就已经浑身湿透了的我，瞬间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但凡再晚出现一分钟，那我的所有计划就全都白费了。

2

三天后，我的身体恢复过来了，那个叫马达的警察便又来找我。

他把我带到医院附近的咖啡馆。

我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只是找我了解一下情况。

可当我们在那间安静的咖啡馆里坐下来，他却像看犯人一样地看着我。

「你知道不知道你爸在死前不久，刚买了一份保额一百万的人身意外险？」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

「我知道。」

「那你知道不知道，他涉嫌自杀骗保？」

「我知道。」

「知道什么？」他并不容许我含糊其辞。

「知道他想骗保。」

「但并不知道他要自杀？」

我沉默了一会儿，作出被他戳到痛处的样子，然后小声说。

「他跟我说，他不会死的……」

3

我叫陆婷，我爸叫陆长风，我妈叫钟玉。

我们本来是很幸福的一家三口，虽然没什么钱，但也安稳快乐。

我爸在大饭店后厨工作，我妈在纺织厂工作，常年三班倒。

我学习成绩很好，从来也不让爸妈、老师操心。

我们本来应该拥有很好的一生，直到我生病。

医生说，我的病叫癫痫和惊厥性脑损伤。

实话讲，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从那之后，我就需要常常去医院。

我在医院的时间，甚至比在家的时间，还要更长。

我妈亲力亲为地照顾我，我爸费尽心思地为我筹医药费。

我尝尝陷入昏迷，我妈就总是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摸着我的头，给我唱摇篮曲。

我们家很快就被我的病掏空了。

我们从租住的两室一厅里搬出来，住进了一个早已经荒废的小区。

那里叫永安花园，很多年前是城里最贵的住宅区，可如今却早已破败得像一片废墟，只有最穷途末路的人，才会住到那里。

我爸妈的身体、精神也被掏空了。

我们仨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着的，我们真的都很累很累了。

为了照顾我，我妈早就辞去了工作，我爸也因为常跑医院，而被主厨开除了。

如果我们家不是走投无路，我爸绝对不会迈出假死骗保这一步的。

那天是我十一岁生日，他们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

吃过蛋糕后，我妈就先去睡了，留我爸守着我。

我早早就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只要睡着，就不会痛。

我爸以为我睡着了，便小声地跟我讲。

「婷婷，爸爸就要死了。」他说。

4

他说，他已经买好保险，只要他意外身亡，我和妈妈就能得到一百万的赔偿。

他说，他会把车子开下山，但他人并不会在那辆车里，那辆车里只会有他的衣服和证件。

他说，他会伪装成是为了躲避行人而发生的意外车祸。

他说，在那之后，他就会彻底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直到失踪四年后，他就会被法律认定为死亡。

他说，他已经查过了，这样也会被算作意外身亡，也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他说，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再次团聚了。

他一边说，一边哭。

他以为我睡着了，所以他才敢对我说这些话来。

他不敢告诉我，更不敢告诉妈妈，他怕我们知道真相以后，应付不来保险公司的刁难。

只有我们也以为他真的死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痛苦和悲伤都是真的，才能更顺利地拿到那一百万。

可他又是真的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妈。

所以，他才会趁着我睡着了，偷偷把这一切倾诉出来。

不然，他可能真的会憋死。

我当时在半梦半醒之中，我也根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明白了。

结果第二天，警察就来告诉我们，他死了。

他不是说他是假死吗？

他不是说车里只会有他的衣服和证件吗？

他不是说四年后我们就会团聚了吗？

那警察怎么会在车里发现他的尸体？

难道他是没来得及逃下车，不小心跟着车一块儿沉进野湖了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太害怕了，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几天，我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每天都是睡睡醒醒、迷迷糊糊的。

病房里又是警察、又是医生的，我也没找到机会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妈。

况且，我也不确定我知道些什么。

没想到，我妈很快就带着我去跳河自杀了。

要不是你那天路过河边救了我，我现在怕是早就已经淹死在河里了。

我当然不敢把这些告诉警察，毕竟骗保是重罪，爸爸说过的。

5

「你是说，你不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真的自杀，是吗？」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跟我说的是假死啊，他跟我说车里只会有他的衣服和证件啊。」我语气急促。

「陆婷，你知道吗，自杀是无法获得理赔的。」

「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些……」我当然知道，我当然懂。

「可谋杀却有极大的可能会被算在意外身亡里。」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发现陆长风是先被人砸死，然后才塞进车里，推下山的。」

我沉默。

「也就是说，他死于谋杀，而且凶手已经被我们抓获。」

我仍旧沉默。

「他承认就是他杀的陆长风。」

沉默仍旧是沉默。

「但更妙的是，这个凶手，他还是你的熟人，不，他是你们全家的熟人，他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你的病床前。」

他的表情是如此胸有成竹，仿佛自己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相。

「而你刚刚跟我讲的这个你爸爸想假死骗保的故事里，却完全没有出现他。」

他深深地注视着我。

我装出暴露马脚的慌张样子，我头上、手上、背上，全都是冷汗。

但是，我心里清楚得很，他正在一点点落入了我早已经设下的陷阱。

6

「一个名叫洛丽的中年女人打电话到给我们，说她看到了陆长风被杀的全过程。」

「虽然她声音很低沉沙哑，但她讲话讲得很清楚。」

「她跟我们详细描述了那个人的身材、长相、体貌特征，她甚至告诉了我们那个人杀过人后走向了哪里。」

据洛丽所说，陆长风当时确实并未打算去死，他把衣服、证件放进车里，便打算推车下山。

可是，在他正在推车时，有一个男人出现在了陆长风的背后，并拿起石头，将他砸晕。

陆长风倒地后，那个男人又接连砸了几下，直到陆长风彻底死亡。

那个男人把陆长风塞进车里，然后把车推下了山。

直到那辆车缓缓沉进野湖里后，那个男人才转身离开。

洛丽赶忙就报了警。

因为太过害怕，她始终都不敢出面作证，只敢通过电话与警察联系。

警察一开始并没有把她的话当作一回事，毕竟他们常会接到荒唐的举报电话。

所以，他们也没把这事儿及时告诉我和我妈，只说爸爸是车祸而死。

但在那之后，他们根据洛丽提供的线索，进行了两天多的搜捕，却真的抓到了凶手。

那个男人对杀害陆长风的事情供认不讳。

他说，他是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所以才对陆长风下了杀手。

「那个男人叫梁东。」

我佯装全身一抖。

「就是你妈妈钟玉的初恋情入。」

「常常来医院探望你的那个梁东叔叔。」

「你该不会说你不认识他吧。」

马达笑着说。

长久的沉默之后。

「我认识他。」

我说。

7

梁东叔叔是我妈妈钟玉的初恋情入，他们念初中时就恋爱了。

可后来，为了学业，为了理想，两个人长久分隔两地，终究没有能在一起。

梁东叔叔一心想着，等自己混出名堂，就回来娶我妈妈。

可等他回来时，我妈妈早已经嫁做人妇，还生了我。

他本来想就这样算了，我妈能好好生活，这就够了。

我生病以后，他常常来看望我，我爸妈忙不过来时，他就会来医院，帮忙照顾我。

他送钱、送药、尽心尽力，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可我爸爸却并不领情，他总觉得梁东叔叔会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对我妈还没死心。

所以，他对梁东叔叔是处处防范。

梁东叔叔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还是对我和我妈很好。

可他越是宽容，越是不在乎，我爸就是越是生气。

我生着病，他不能发气撒在我身上，所以他就把我妈当出气筒。

他开始常常喝酒，喝醉了便疯了一样地打我妈。

我妈忍让妥协了很久，期待着他能有所改变，可他却下手越来越重。

其实我知道，在一开始，我妈和梁东叔叔是真的没有什么。

是我爸的疑心和暴力，把我妈一点点地推向了梁东叔叔。

梁东叔叔很快就发现了我妈身上的伤，他很心疼，又很生气。

他要去找我爸算账，却被我妈拦住，那只会让我爸的暴力更加变本加厉。

他们两个就是这个时候，才重新又走到了一起。

这不难理解，两个人都是有情的。

一个隐忍多年，一个遍体鳞伤，这样的两个人很容易就会走到一起。

我妈就这样跟我爸提了离婚，当然没提出轨的事，只说性格不合，散了吧。

我爸暴跳如雷，人还在病房里，就开始打我妈。

打得我妈哭声震天，吵到医生呼声都赶来劝架。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爸语气好狠地说，只要他还活着一天，那我妈就休想逃出他的手掌心。

当时，我们家的状况已经很差很差，已经快到没钱吃饭的地步了。

于是，我爸就想出了骗保。

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

一方面，他确实没有别的招儿了，另一方面，他也暗暗期望着自己能以此为契机，重新赢得我妈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只是暴力胁迫下迫不得已的屈服。

他说，如果空车加衣服、证件能骗到保险公司，那自然是最
好，如果不能，他就会消失四年，四年后，我妈就可以去法院
申请要求认定他死亡，到时候，一百万就是我们的了。

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他不知道，这刚好给了梁东叔叔杀掉他的机会。

8

我妈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梁东叔叔，梁东叔叔决定在他假死
那天杀掉他，让他真的死掉。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能够得到一百万的理赔，还能彻底摆脱他
的控制。

那一天，梁东叔叔约了我妈在医院楼下等他。

他一杀完我爸，就会来跟我和我妈汇合。

但我妈等了他整整一夜，他也没有出现。

打他的电话，一开始是没人接，后来就成了打不通。

梁东叔叔就这样消失了。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正在被你们追捕，无法和我们联系。

我们俩以为，他是临阵脱逃，抛弃我们了。

又过了一天，我们收到了爸爸已经死去的消息。

你们警察告诉我们，我爸是车祸去世的。

我们就以为我爸是弄假成真，没来得及逃出车来。

我妈联系不上梁东叔叔，如今又没了我爸。

即便我爸并不是个好男人，却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

如今连这个糟糕的支柱都没了，我妈便彻底绝望了。

她从来都是个懦弱女人，她无法也不敢一个人去面对生活。

于是，她就趁着我吃过药睡着后，带着我一块儿去跳河自杀了。

她怎么会不知道我爸是假死骗保呢，她什么都知道。

正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切，所以她才更绝望。

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初恋情人消失了。

她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她活不下去了。

可她即便要去死，也不敢一个人去死，她还要让我陪她一块儿死。

趁我吃了药，昏昏沉沉的时候，背着我去跳了河。

要不是有你救我，我就跟她一起死在河里了。

我没跟警察说实话，是因为她到底是我妈妈，不管她多么懦弱自私，她都是我妈妈。

我不忍心让她死了，还要背负上红杏出墙的骂名。

更不想让她在众人眼里，变成一个谋杀丈夫的狠毒女人。

反正她已经死了，反正梁东叔叔也不见了。

就让一切这样过去，不是很好吗？

我哪里能想到，你们会抓到梁东叔叔。

我又哪里能想到，梁东叔叔真的下手杀了我爸。

原本有三个大人能照顾我，现在突然一个都没有了，我也很害怕啊。

我根本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你现在还这么逼我、吓我。

我真的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啊。

9

马达一边听我讲，一边低头思考。

「你是说，梁东杀害陆长风，是为了和钟玉在一起？」

「嗯……」

「而你之所以会说谎，是为了保全你妈妈的名声。」

「是……」

「但这就有一点说不通了。」

「什么？」

「钟玉完全可以离开你和你爸，自己和梁东远走高飞啊。」

「她毕竟是我妈，她舍不得就这样抛下我。」

「那你看看这个。」

他递给我一叠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妈想要和梁东私奔，不带着我。

不仅不带着我，还把我说成是一无是处的拖累。

「她是很想抛弃你，不想抛弃你的人，反而是梁东。」

马达步步紧逼，寸步不让地凝视着我。

「可他跟你非亲非故，他干嘛这么在乎你。」

「也许……因为他是个好人……」

我用一种游移不定、慌张失措的语气说。

「那他可以把你带走啊，虽然要冒着被陆长风告他拐带妇女儿童的风险。」

「也许……他是爱屋及乌吧……」

「没错，爱屋及乌，只是他说，你才是屋，而钟玉才是那个顺带手的乌。」

「他想得到的人是你，只有你。」

马达严肃地说。

「不可能！他怎么敢承认这种事！」

马达笑了。

他觉得他终于抓到我说错了话。

「是的，他没有承认，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个迷恋少女的变态。」

「但你承认了。」

空气凝结。

「你刚刚的反应，恰恰证实了，他想得到的人就是你，而不是钟玉。」

咖啡馆里的音乐悠然飘扬。

我让自己的眼泪积蓄满眼眶。

「陆长风拒绝离婚，所以他不能通过和钟玉结婚来得到你。」

「那他就只能通过杀死陆长风，然后再跟钟玉结婚，来合理合法、长长久久地拥有你。」

「对吗，陆婷。」

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恰到好处地掉了下来。

我就是要让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将我击溃。

我就是要让他觉得自己胸有成竹、胜券在握，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推理到了全部的真相。

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落入我的股掌之中。

「让我来讲讲我的推理吧。」

他志得意满地说。

你，陆婷，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你有一对不争气的父母，他们两个拼尽全力，也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

更雪上加霜的是，你还生了病，这病把你们家的钱全都花光了。

与此同时，你妈妈的初情人梁东出现在了你们的生活里。

他看起来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实际上却是一个变态。

他自己是初中生时，就爱着少女钟玉，也就是你妈。

等他自己年过三十了，他依然爱着少女版本的钟玉，也就是你。

他以钟玉初恋情人的身份接近你妈，接近你们这个家庭。

他对钟玉一如既往，他对陆长风礼敬有加，他对你更是充满耐心。

他甚至会和你爸妈忙不过来时，主动要求来医院帮忙照看你。

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对你动了歪心思。

表面上，他是在居心叵测地想和你妈妈钟玉重修旧好。

可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是你，这个世界上长得最像少女钟玉的人。

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样偶尔看到你，他要长久、合法地拥有你。

于是，为了合理合法地得到你，他一开始想怂恿钟玉和陆长风离婚。

可没想到陆长风却死不肯松口。

于是他只能选择第二个方案，也就是杀死陆长风。

此时，陆长风刚好想出了个「假死骗保」这个昏招，他便顺水推舟地跟在陆长风的身后，爬上了那座山。

在陆长风准备把车子推下山时，他从背后出手，把陆长风当场砸死。

然后将他塞进车里，连人带车，推下了山。

如果不是意外出现了那个目击者，声音沙哑的中年女人洛丽，这个计划原本是非常完美的。

陆长风确实是死于意外，不管是死于车祸，还是死于谋杀。

只要不是自杀，那就都会被算在意外身亡里，你们都会得到那一百万。

然后，他就会和钟玉结婚，成为你法律意义上的父亲。

到了那个时候，他大概就会想办法干掉钟玉，成为你唯一的监护人。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洛丽的目击和举报，他被迫开始四处逃窜，以至于都没办法把这件事通知到你和你妈妈。

你妈妈陷入绝望，便带着你跳河自杀了。

而他很快落网，并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可他唯一不敢承认的是，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你。

他可以作为一个「为了初恋情人而痛下杀手的痴情男人」进监狱，却绝对不会想要作为一个「丧心病狂的变态」被审判。

那样他的人生才是真的完了。

于是，他承认自己和钟玉的婚外情，承认自己杀了陆长风，却唯独不敢承认，甚至不敢提起，他的目标是你。

而你更不可能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因为他很有可能，已经性侵过你。

你说这么多谎，并不是为了保护你妈妈，你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对吗，陆婷。

马达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完上面这些。

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夺眶而出。

我看起来像是终于彻底崩溃了一样。

我坐在他对面，在这个空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哭到喘不上气来。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逼我！」

我一边哭，一边大喊。

「就让他作为我妈的情夫去死，不可以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马达心疼地看着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

12

马达给我录了一份新的口供。

那份真相比他推测出来的，还要更残忍。

我从小生病，耗光了家底，我爸妈早就已经对我失去了耐心。

陆长风 and 钟玉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爸妈，他们贫穷、懒惰、自私又虚伪。

他们都想摆脱我，但他们又不敢抛弃我，怕因遗弃罪而坐牢。

可他们也不想继续养育我，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对我厌烦至极。

这个时候，梁东出现了。

他装作一副好心的样子，在他们俩忙着鬼混、玩乐时，帮忙在医院在照顾我。

可实际上，梁东根本就对我图谋不轨。

多少个夜晚，梁东说他帮忙守夜，都是让我睡在他的怀里。

性侵，那是叫性侵吗？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对我做的事情到底叫什么。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爸妈，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或者，他们即便相信，也根本不在乎吧。

他们不仅不在乎，他们甚至还想把我卖给梁东。

只不过梁东这个穷光蛋，也根本出不起钱。

他当年那么意气风发地想出去闯一番大事业，结果现在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被一对比他还穷的夫妻嘲笑是穷鬼。

「付不起钱，就别想碰我女儿，死穷鬼。」

陆长风这样嘲笑梁东。

不过，也是因为梁东，我爸妈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

他们开始暗暗地寻找像梁东一样，只对小女孩感兴趣的买家。

他们可以买断我，他们也可以买我一次。

我亲爱的爸妈，就这样把我的身体，当成了敛财工具。

我的身体也因此越来越差，我只能把医院当家来住。

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不满足，想出了「假死骗保」这样的搞钱方法。

13

他们想得可好了。

陆长风会假死，然后失踪，钟玉会负责去跟保险公司周旋。

如果不行，那陆长风就会失踪四年，直到法院认定他死亡，到时候钟玉就会去索要那一百万赔偿。

结果没想到，被他们嘲笑讥讽的穷鬼梁东，却跟着陆长风上了山，并把他杀死。

他本想杀死陆长风，然后趁虚而入，搞定软弱的钟玉。

结果没想到意外被目击者看到了他的杀人过程，当场报了警。

钟玉没了陆长风，根本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软弱女人。

于是，她便带着我，跳河自杀了。

后来的事情，你们警察就都知道了。

我被救了上来，马达警官一步步从我嘴里逼出了真相。

我原本不想再回忆那些黑暗痛苦的日子。

他们三个像是饿鬼一样，要把我身上的每一寸血肉都吃干榨净。

陆长风和钟玉已经死了，梁东也已经被抓住了，我觉得一切就可以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马达警官却不肯放弃对真相的追踪，一步步逼问出了真相。

其实，知不知道真相，又有什么区别呢。

结果并不会有什么改变，不是吗？

可能对于你们警察来说，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吧。

即便那真相的代价，是一个女孩子心底最深处的伤疤被揭开，再狠狠戳下去，也是在所不惜的，对吧

14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所有生理证据都已经湮灭，但他们还是在我身上做了取证。

不出所料的，我身上已经几乎没有梁东留下的痕迹。

但也没有关系了，他的故意杀人罪是板上钉钉的，再加上一个强奸罪，也就是个数罪并罚。

最后，梁东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而我也得到了那一百万，毕竟我爸确实是死于谋杀，而谋杀也算意外。

梁东被执行死刑的那天，马达来看望我。

我告诉他，我准备好好治病，也会就好好念书。

他连连点头，觉得这样很好。

他略坐了坐，便起身离开了我家。

我送他下楼时，遇到我曾经的班主任。

她看到我和马达，便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得知马达是警察，她更是对他连连感叹，我是个懂事的小孩。

「婷婷不容易啊，家庭条件那么差，却从来都不让大人操心。」班主任说。

「是啊，她确实比一般小孩要懂事多了。」马达应和着。

「在学校的时候，还那么努力地参加游泳队训练，说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不再给大人添麻烦。」班主任继续说着。

「哦？那是挺难得的。」

「她身体最差，但训练最努力了，班里男孩子都没她游得好呢。」

「那真是太厉害了。」

他们又聊了几句，班主任见马达也没什么兴致继续聊，便告别了。

马达也转身跟我说了再见。

我站在单元楼门口目送他离开。

他走出来几步后，突然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来，疑惑地看着我。

「她刚刚说，你很会游泳？」

「哎呀，被你发现了。」

15

「假死骗保」是真的。

只不过，那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贪得无厌。

那是在我的暗示下，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搞钱办法。

这两个蠢货。

他们生下了我，却只把我当作玩物，从没有把我当作一个人。

陆长风天天喝酒，钟玉就知道哭。

陆长风喝醉了就打人，打钟玉，也打我。

从我记事起，我身上就没有过一块儿好地，常年都是有伤的。

他们之所以还愿意给我治病，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我这么一个好用、听话、没有反抗能力的玩物。

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是把我当成一只可以任意欺凌玩弄的小猫小狗。

我们家哪里是因为给我治病才变穷的。

这个家从来都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贪婪、自私和愚蠢，才一步步走向穷困崩溃的。

我指望钟玉能保护我，可她连她自己都保护不了。

而且她不仅不保护我，还要和陆长风一起伤害我。

她是弱者，所以她就来伤害比她更弱的我。

她把她的痛苦和不甘，全都发泄到我的身上。

陆长风明目张胆地打我，她就是躲在暗处地打我。

她比陆长风更可怕，她打完了我，还要抱着我哭。

她一边虚伪地掉眼泪，一边说，她不跟我爸离婚，都是为了我，让我一定要记得报答她。

可谁看不出来，她从来就不敢离婚，她一辈子都靠在男人身上活着。

离了婚，离了男人，她根本就活不下去，她早已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过，他们确实没有出卖过我的身体。

这一点我说了谎。

我之所以会跟警察那么说，只是因为我需要让我自己看起来更凄楚、更悲惨。

我就是要让所有警察都对我于心不忍。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是一个多么可怜、多么命运多舛的少女。

我就是要让这世界为我让开所有的路。

我早就已经在想办法离开他们了，而梁东的到来给了我机会。

打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梁东是冲着我来的。

钟玉那个笨女人，还以为梁东是冲着她来的。

她陶醉在梁东久违的甜言蜜语里面，却根本没意识到，梁东打的是她女儿的主意。

而我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梁东一直想对我动手动脚，可我从没有让他得逞过一次。

只要他敢动我，我就大叫，把值班医生和护士全都叫来。

他很是苦恼，他质问我，如果我也喜欢他，那为什么不让他得到我。

我说，那要等我获得自由之后，现在还不行。

他说，真的吗？

我说，当然呀，到时候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呢。

我看起来是个那么天真无邪的少女，梁东完全地信任了我。

他以为，时隔多年后，自己终于又找回了自己的少女新娘。

却不知道，我是在给他编制着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医院住院部常会有保险业务员进来推销。

他们一般不敢多作逗留，都是放下宣传单就走人。

我特意要来一张，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让陆长风 and 钟玉看到骗保这条「生财之道」。

他们两个懦弱、愚蠢而贪婪，他们早已经穷途末路，他们不会错过这条生财之道。

另一方面，我跟梁东说，只有陆长风死了，我才能完全地归属于他。

他胆子很小，他一直希望的就是，陆长风和钟玉离婚，然后把我判给钟玉，然后他再和钟玉结婚。

这样我就能属于他了。

可是我跟他说，别说陆长风根本就不可能同意离婚，就算他同意离婚，那我也很可能会被判给陆长风。

毕竟，陆长风才是能赚钱、有收入的那一个。

法院把我判给陆长风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到了那个时候，梁东就别想再见到我了。

梁东一听就急了，赶忙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这才把陆长风准备假死骗保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梁东。

我让他明白，如果想杀了陆长风，然后全身而退，那这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机会。

梁东信了。

男人真是可怜，被欲望冲昏头脑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而他们居然还以为那是为了爱情，什么狗屁爱情，不过是一个恶心的变态罢了。

我甚至连手都没让他碰过。

我拿准了他。

他这辈子唯一的执念，就是想要一个少女版本的钟玉。

而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像少女钟玉的人了。

所以，我对他肆无忌惮。

他就这样去到山上，杀掉了陆长风，然后被抓了起来。

他当然会认罪，但我算准了他不会说真话，不会把我的事供出来。

他宁愿承认自己是杀人犯，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变态的。

至于钟玉，那就更简单了。

没了陆长风，没了梁东，她就只是一个一无是处又愚蠢懦弱的女人。

我不断地对着她哭诉「我们没有家了」「爸爸还回来了吗」「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她整个人就这么垮了。

她决定跳河自杀时，那天我趴在她背上时，别提有多开心了。

我知道，我的自由就要来了。

我在学校早已经把游泳技术练得很好，我根本就不怕水。

而她带着我去跳河，不仅能把我所有的嫌疑全都洗脱，更是能让我看起来越发的楚楚可怜。

可跳进河水之后，这个女人却死死地抓着我的脖子不肯放手。

我当真是费了点功夫和力气，才挣脱开她的手，我看着她死在我面前的。

然后，我转过身，向着岸上，大声呼救。

其实当时我的力气已经快要耗尽了。

如果你再晚下水一分钟，你就能看到我游泳的样子了，马警官。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马达听我说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所以，你就这样把三个大人玩得团团转，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上死路？」

他被我吓到已经面无表情了。

「怎么，你觉得他们不应该死吗？」

他没说话。

「他们一个是暴力狂，以殴打女人、小孩为乐，一个无力自救，还要拉着女儿一起去死，还有一个根本就是变态。」

「他们不应该死吗？」

我毫不畏惧地抬头看着他的脸。

「那你也应该寻求帮助啊。」

马达的脸上出现了他从未有过的痛心表情。

我知道，痛心意味着他已经认输了。

「你以为我没找过吗？亲人、老师、警察，你知道我求助过多少次吗？」

「可你们谁会搭理一个十一岁孩子说的话呢。」

「你们只会让我听话，让我懂事，让我乖乖回家。」

「你们这些大人，全都是一伙儿的。」

马达不再说话了。

他也是大人里的一员，他无言以对。

「这就是我唯一能逃脱这种生活的路。」

我苦笑着说。

「你就不怕吗？」

马达盯着我说。

「怕？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我早就见过了。」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

马达凑近一步。

「别说我才十一岁，根本就还没判刑的年龄，即便到了，我又犯了什么法呢？」

马达语塞。

「是给人看保险宣传单犯法，还是被妈妈背着去跳河犯法，又或者，和一个变态男人说话犯法？」

「马警官，你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即便我真的犯了法，马警官，你有证据吗？」

马达终于沉默了。

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就拿我没办法。

在这场战争里，他早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输了。

「你到底是谁？」

他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愚蠢的问题。

「我都给你留下那么明显的线索了，结果你还是没有猜到啊。」

「什么？」

我压低了声音，让自己听起来如同一个嗓音沙哑的中年女人。

「我是洛丽。」

「洛丽塔的洛丽。」

